

易式

雜文

文詞辨

雜文

友論

順性命之理論

遊戲文章序

楊聖期竹西詞序

陳時夏詩集序

留春草堂圖序

尹公七旬生辰授
文華殿大學士序

楊以哉先生招同
泛舟觀白蓮花序

張仙會序

曹扁鵲倉公傳

丹麓記

湖心泛月記

曾國藩

務本論

曾國藩

曾國藩

吳仲朗先生醫驗遺書序

方象瑛

李頌

王緒昌悼亡詩序

柴世堂

陳維崧

湯碩人冰雪詞序

章藻功

姜琛

武會試錄序

曾國藩

彭兆孫

送汪元亮之樞縣序

吳脩業

袁枚

重陽登高餞別唱和詩序

章藻功

章藻功

碩寤堂宴賞牡丹序

王溶

李光禔

偕老圖說

汪光被

曾國藩

牆東草堂

錢肅潤

王暉

藤花廳詩畫記

吳錫麒

吳錫麒

槐陰書屋圖記

曾國藩

費書文

王暉

告梓潼文

楊廷樞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曾國藩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

曾國藩

祝后土文

丁其潤

檄吳縣城隍文

袁枚

多男考

王暉

徵陳母黃太君貞節詩啓

吳錫麒

徵張琴溪六十壽言啓

吳錫麒

王述庵先生八十生日徵詩啓

吳錫麒

募修祁縣學宮疏

吳錫麒

惜字會募疏

吳錫麒

募重修吳山寶成寺疏

吳錫麒

募修成仁庵疏

袁枚

余烈婦傳

毛際可

葛寅軒先生家傳

曾國藩

王母張孺人哀辭

陳維崧

重編留青新集卷三

雜文
論辨
碑詞

序跋
雜記

書說
箴銘

贈序
頌贊

傳狀

我知之矣。暢飛暢舞之場。千金萬金之壽。茗爐書竈。華燈夕張。雕俎睨乎蘭羞。金尊湛其蜜醴。卷衣之女。有過乎三千。下箸之錢。更加乎十萬。傲北海之常滿。忘東方之漸高。若是者謂之富交。扶風豪士。五陵少年。馬埒鋪銅。羈裘裹雪。結客之金瀉水。照人之膽生秋。蒼玉札以百函。酬寶劍於一諾。氣求聲應。川泳雲飛。生慕相如之名。死傍要離之冢。若是者謂之俠交。至於輪輿似水。冠蓋如雲。三枝棨戟之門。二等金鈿之第。韋柔貢其顏色。穀炙逞其諧談。借片羽將以升九霄。附一毛可以翔千里。遂有馮讜市義。毛遂爭盟。侯鯖合而王氏歡。關雞鳴而田文脫。所謂炙火不知熱。倚冰不知寒者。若是者謂之勢交。夫恃富者忘家。任俠者忘身。竊勢者并至忘國。夫子之門何難。比人之匪終凶。凡此三端。實同一轍。風其吹女。膩能汚人。此翟公所以榜羅雀之門。劉生所以廣絕交之論也。若夫總角從師。十年講學。檢冬書而拾蠹。披暑草而搜螢。硯席必與偕。出入必與其。似乎晨夕相思。不迷乎風雨。華實異用。均費於韋弦。何以口舌偶愆。膠漆立泮。談性天者。詆謀平高密。習訓詁者。嘗議乎新安。門上之莠未除。室中之戈已起。憤言騰于酒座。詈吻肆於賓筵。學問之交。亦如是乎。且夫長虬遇困而泥蟠。喬木經冬而霜肅。則或易衣而出。含菽相過。打頭

之屋雖申。枵腹之談不輟。方謂升沉有命。顯晦何常。他時富貴之遭。無忘車笠之約。豈知雲泥路絕。齒溷花分。嗟采葵之傷根。將墜井而下石。雲雨倏忽。翻覆之手可成。日月變遷。炎涼之態難隱。惟見揚眉高視。袖手無言。似半面之乍逢。無一毛之可落。貧賤之交。又何恃乎。由前而論。則如彼。由後而觀。則如此。然則出門而求有功。伐木而思鳴鳥。將欲遷玉質之無玷。守金心之在中者。不其難哉。不知臨世濯足。履蒸乎仁義之途。希古振纒。繩踐於道德之路。清暉接于竹柏。冥契合於苔岑。則觀其面。可以見其心。喻於水而不汨於醴。吾見邪交歇。正交興。嗜飲無所紛。始末無所異。其進也。道自應乎雲龍。其退也。德亦符乎露豹。求開徑之三益。計樹人之百年。莫不芬若椒蘭。歡如親戚。衡宇相對。則蹇蹇就之。樵蘇不爨。則清談而已。其或巖壑肆志。江湖窮年。視宇宙爲匡居。總古今於密席。浩浩乎落落乎。泉石證其性情。蟲鳥通其言語。高山如面。知己晤于一琴。良醞可懷。新詩酬之十斗。情往如贈。興來若答。無悔無悶。與之終身。

務本論

夫三農乃不涸之倉。五穀爲司命之本。古帝王翹勸稼政。密勿田功。展器授方。順時覘土。誠重之也。誠急之也。而况升才則悉我髦士。肄武則登之戎行。澤耒耜以詩書。起丁男於鏡鑷。微微乎揆文習武。孰不從田閒來哉。自末俗趨華。流風日靡。策取鬪良而未足。營聲賺味以相誇。利必折乎秋毫。市且連其夏屋。矯矯佩牛之俗。翩翩騎鶴之遊。大富無源。多錢善賈。郡名賣主。庫號長生。曾無耕種之勞。已倍田疇之獲。或

鷺長而雜苦。或踣財而侵貧。逐末者日多。力田者日少。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言墮本也。又况晝卯爭工。雕新闢巧。竭數農夫之力。不供一富室之餐乎。今夫朝華炫采。權假日以餘榮。冬葉耀霜。條經風而告隕。是以奢侈之禍。生於天災。高明之家。終爲鬼瞰。每見淫人恃富。貪吏爭賕。木被綺羅。谷量牛馬。其子弟皆珠服而玉饌。其僕從亦怒馬而鮮車。開多怨之門。蹈厚亡之咎。懷璧其罪。有齒自焚。迨至罄龜無腹。而難鑽。瘵胼胝沙而求活。然後知蘭單之駕。勝于駿驟之齊。驥也。短絀之衣。勝於組繡之藩飾也。是以淵明作賦。云。龍骨車忙。人自敏其播琴。室何憂乎懸磬。及夫三時不害。萬寶畢登。宿秉停蓄。餘糧棲畝。夕照則稻堆香重。西風則枷板聲喧。相與撈蘆渚之鱖。漉茅柴之酒。引觴嗚嘯。屢舞喧呶。鄰有往來。生無離別。草屋低而竹籬短。布衣暖而杭飯香。以視爲名利之奴。競錐刀之末者。欣戚異情。榮悴殊致。則守忠信以爲寶。與孝弟而同科。夫是以純固敦龐。而財用豐殖也。然亦賴長民之吏。司牧之大夫。驅游食之民。警惰游之習。賜巨觴以示賞。宣木鐸以趨功。如馮伉著諭蒙書。而民知糞種。如祭癸爲好農使。而田不污萊。與其栽一縣之花。不若課千畦之稻。與其擁黃袖之被。不若行綠野之春。而或且賦稅橫征。差科滋擾。以至剝肉無補。瘡之計。催租餘照水之癡。不懼浚民之生。儼然居民之上。以規爲填。又何誅焉。方今聖主同天。稼穡惟寶。上幸所穀。小卯敦耕。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加軫。一人創於上。百吏承於下。人

與兩穗之謠。家有千箱之樂。微生身游。化字家授農書。既叨珥筆之榮。得遂歸耕之樂。所願拓宮五畝。買山一區。肆地母之經。補齊民之術。流連耕鑿。歌詠太平。自號場師。略言田意。惟冀芻蕘可采。不以老生常淡而棄之。亦厚幸也夫。

順性命之理論

曾國藩 滄生

嘗謂性不虛懸。應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禽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細細化醜。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與精相凝。而性即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即有肅乂哲謀。其必以肅乂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剛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超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即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爲栝栌。不

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飄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愉恍而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吳仲朗先生醫驗遺書序

方象瑛

醫者意也。意不可預定。按脈立法。因時辨方。變化於神明之中。亦揆之於理而已。甚不容執古法以治今也。使謂守古方可以療疾。無論素問難經深渺罕通。即使東垣祇循乎仲景。立齋務軌夫丹溪肺腑能語。必且笑其寡當矣。故局方者。古人以意爲之者也。時移氣變。古人之意亦盡矣。能濟以我之意。斯變化出焉。庸醫不辨天道之盈虛。人質之彊弱。受病之虛實。藥性之溫寒。一以局方爲定。引指調氣。亦似深有得者。而舛誤乖張。動無生理。此非敢於殺人也。師古而不得其意。貿貿焉以人命爲戲。固猶夫談笑而殺之也。內父仲朗先生。生世胄。文行籍籍。庠序閒。非業醫者比也。先世廉憲公精醫蘊。翁父比部公繼之。皆以施方濟物爲志。翁習聞家學。綜羣書而神明之。蓋殫心者三十年矣。翁之言曰。儒者之醫。先明氣運。啟禎之際。人體多熱。宜用清涼。近今以來。人性多寒。宜用溫補。且服熱而誤十可救九。服寒而誤百無一生。故其按脈製方。不必與症對。而施治之要。惟以培元氣固脾土爲本。蓋土者五行之母。氣者諸陽之總。母壯

則子盛陽生則陰長。持論有最精者。時醫莫不心誹之。然翁施治立應全活。歲數百人。或者謂翁生平所用率本理中異功。而灌衡之得。毋偏於燥烈。而不知非偏也。予嘗見其白痢。用芩連。赤痢用薑桂。目疾宜寒矣。而參附奏功。胎產宜溫矣。而石膏獲效。神明變化。初非執一道以爲功。蓋意不前定。以理之所存爲意。此乃所以善用其意也。翁初未嘗著書。乙己過予視痘疹。勸其立說垂世。始彙集生平治驗。冠以論辨。甫及半而歿。纔十八篇。危難禱症。尙未屬草。而神明變化之用。大畧可以類推。使稍假以年。振聾瞶而起天札。豈淺鮮哉。雖然。趙括讀父書而喪師。荊公用周禮以亂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徒守翁遺編而不能神明其意。參附之誤。與庸醫等耳。吾安得起翁于九原。而與之謀利濟哉。

游戲文章序

李頤考叔

當今世人見典謨訓誥仁義道德之書。輒忽忽思睡。見傳奇小說野史稗乘。則津津不忍釋手。上而士大夫。次及商賈。等而下之。擔夫販豎。莫不皆然。嗚呼。世風日下。抑至此乎。若無創論以挽之。則青蓮之社。大塊不必假我以文章。杏壇之上。夫子不必聞人以文章。冤哉文章。竟掃地矣。陳子憑山洞燭此弊。卽欲以文章救文章。然而循規蹈矩。傍註依經。仍不出典謨訓誥仁義道德外。乃徧閱今古。撫鄒碑汲塚之菁英。採奇文小品之麗藻。搜騷人墨客之繡口。拾明儒才子之錦心。說鬼說神。說怪說夢。如蜃樓海市。愈出愈奇。用以祛長夜之惡魔。不必女郎說劍。用以銷千秋之熱血。不必學士談禪。聞人之所未聞。見人之所未

身其得者。予首名曰游。戲文章。用付剗。乃以稿示余。余因以管見相商。曰。文章恐非游戲之物。游戲。非文章之名。且吾之呶呶八股。咀嚼六經。趨庭承先。絳帳啟後。方將以身爲世師。言爲世法。何得以文章爲遊戲也。愚山曰。不然。正心誠意。宋帝厭聞。曷倩歌諧。漢主立悟。則文章也者。原不必盡擬典謨。訓誥。仁義道德之書。而可使文魔鼓掌。韻士解頤者。未必不在嬉笑怒罵間也。余不覺恍然曰。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宜急鳩梓人以公同志。

王緒昌悼亡詩序

柴世堂 陞

自昔蕙叢最隕。微子所以興悲。遺桂猶存。安仁於焉洒涕。此固伉儷之恆情。况屬裙笄之令範。茲如我友。王緒昌。德配袁夫人者。蘭英姓氏。籍甚行間。香茗才情。翩然林下。韶齡而知銘菊。勝角吹香。次年而擅吟椒。棗心散采。乃以白燕之名。閨歸我烏衣之貴胄。一逢徐淑。不乏篇章。既有令嫺。遂酬墳典。張子高畫眉之暇。卽事攻書。楊子幼鼓瑟之餘。同工染翰。方謂寶酒蘇蕙。冉冉風流。孟氏梁鴻。翩翩贈荅。何圖菱鏡難圓。桂輪易多。黃泉白石。佳人留蹊。臂之盟。碧海青天。方士乏返魂之術。自酸風苦雨之經心。更剩枕閒衾之觸目。撥琴以哭。悽逾巴峽之猿。鼓缶而吟。愁甚衡陽之雁。嗚呼。海枯石爛。難滅相思。地老天荒。不斷情種。僕本愁人。披君恨曲。等奉倩之神傷。爲孫楚之痛悼。爰鏤青管。代書長史之愁。細展鸞箋。并寫桓釐之行。

楊聖期竹西詞序

陳維崧其年

伯起門風。兢說通明第一。盈川才地。羣推華妙無雙。楊梅對客。代產文人。黃雀投環。世傳陰德。則有罽袍
斑管王孫。雕龍髻髻之年。繡虎綺紈之歲。乃者生偏遭亂。幼便依人。南池驛畔。舊鄰太白之樓。蘭陵
新築涓陽之館。雲橫魯甸。瞻望兄兮誰來。月冷吳關。思悲翁而不見。他鄉疇恤。幾成玉桀離家。故國
踏零比楊朱失路。備詞人之辛苦。極才士之勞愁。然而性本清狂。人尤放誕。樓頭扇底。頗多託興之篇。
樽前大有言情之製。於是北里臙脂。人人繕寫。南朝金粉。字字流傳。菖蒲艷曲。爭譜自銀箏檀版之
間。芍藥新聲。偏織於舞帕歌裙之上。詎云小道。亦曰多能。昔者余鄉。猗與我友。書裝玳瑁。鄒陽則集號
農。筆架珊瑚。董相則詞名蓉渡。誰家花月。不歌李嶠之章。是處池臺。皆唱元微之曲。自一子之云亡。遂百
端之交集。何意荒川。重借驚才於異地。遂令賤子。復聆妙響於餘生。喜不自勝。起而相和。今夜月明。薊北
不逢臺上之黃金。他時花落。江南幸唱筵前之紅豆。

湯碩人冰雪詞序

章藻功豈續

不如歸去。山中啼鳥之聲。無以為家。門下歌魚之嘆。驚心他國。則景物都非。回首故鄉。則歲時又改。豈無
情者。能不慨然。湯子碩人。江右離居。嶺南遠客。包山帶海。從來險阻之區。火種刀耕。半是瘴蠻之所。身經
百越。乘輿而前。眼見兩朝。去思如昨。蓋廉吏飲泉之處。正乃翁建節之邦。細數黍苗。尚膏舊雨。尋歌蔽芾。

奉扇仁風看父老之杖鳩。閒談往事記兒童之竹馬。迎謁當年曾日月之幾何。而滄出其若此幸而淵明解組。松菊猶存。呂望乘綸。熊羆不夢。高枕在羲皇而上。睥睨鴻毛。傳經於軾轍之間。婆娑燕翼。鯉趨稍暇。登涉無方。鳥倦知還。感懷有作。借少陵玉露之句。心繫孤舟。爲碩人冰雪之詞。音繁歸權。蘇辛周柳。盡十五調之宮商。羣怨興觀。是三百篇之義蘊。則夫紀山川之勝。如讀奇書。述尸祝之辭。便躋上壽。又豈若子猷之興盡。相如之倦游也。或僕者年年潦倒。處處颺零。想像羊城。夢過沈香之浦。羈棲鳥喙。時客感神傷侍御邸買骨之臺。不意碩人又來此地。桑弧遠志。自在逢迎。萍梗孤踪。偏多寂寞。然風雲之得路。或者殊途而帖。肥之嗟予。將毋同調。一歌白雪。恍如招我之魂。十丈黃塵。何事速君之駕。

陳時夏詩集序

姜 琛 叔 序

青春公子。誰如宋豔斑香。朱郎王孫。疇是劉涇杜癖。彈金丸於紫陌。遊冶相高。吹玉簫於紅樓。風流自喜。間或蠱通典籍。不致改媪爲溫。涉獵縹緗。弗類呼紇爲核。便忘指屋儼然。一代才人。輒欲塗鴉。宛爾當今名士。無怪衣裳敗裂。都從商隱爭媮。何嫌字句生吞。競向休文作賊。而且擅分門戶。有尊天寶而薄開元。妄肆量衡。有尙至和而卑大曆。何異頑聾自負。欲審辨夫八音。狂瞽無知。思區分乎五色。我友陳子時夏。劍浦丁年。晉江甲族。屏開翡翠。人爲丞相之孫。庭號鴛鴦。居在狀元之宅。銅槃具饌。苦心不讓龍文。彩筆題橋。豪氣無殊司馬。是以文鋒隲突。蚤輕感額之夫。筆陣礪厯。久攝離肩之客。瓊瑤席上。擒來三棘明珠。

翰墨場中奪得五花涼簟。詎似王根宅裡金粉千重。雙重門前雲霞十丈。至若囊中佳句。出卽驚人。柳下新聲。連皆泣鬼。白舫青帘之際。蕩思紛來。舞帶歌扇之間。應詞題徧。匪徒一格。旣因方面爲珪。兼擅衆長。亦遇圓而成璧。或如雲中見瓜。拏攫連螭。或如海內揚鬢。盤盪勾勾。或如辟邪蛙綠。觸眼斑斕。或如蠲忿。斂紅。照人璀璨。或哀傷怨悱。如聞江上琵琶。或悽楚酸辛。如聽城頭鼙鼓。或如梨花着雨。或如楊柳臨風。或如秋月生寒。或如春山帶媚。襄蹄屣趾。無非安石碎金。鳳彩鸞章。總是文通寸錦。斯白團扇上。人書柳。俾之詩。黃土墟邊。妓謔王郎之曲。能不推爲江東獨步。河內無雙也哉。僕十年下榻。敢夸幕府之溫邢。一研同畊。謬托南朝之江鮑。分闔于紅鵝館內。我媿推敲。疊韻于碧鴨欄邊。君諧競病。燭痕未過。爭看芍藥。聯篇鉢響。還留快靚。葡萄滿噲。茲屆九秋。訂成三集。蒼龍白鳳。聿分甲乙之編。紺雪青霞。不似癸辛之識。從此歌傳海宇。豈徒畫壁旗亭。將見紙貴洛陽。無事碎棊槐市。嗟乎。曉風殘月。止收薄倖之名。墮髻修蛾。儂博香奩之目。孰如老鐵。竝善詩詞。曷若陰鏗。兼優體用。是或仙或史。雖有前人。而無古無今。須歸作者。

武會試錄序

曾國藩 滌生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武會試外圍旣畢。事。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伏念臣楚南下。士至陋極。愚仰荷 聖慈逾格。由翰林游陟卿陪。負乘之占。夙夜兢惕。復膺 簡命。承乏於茲。益用廩廩。如不克勝。謹偕臣慶雲。悉心核閱。取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 御覽。臣例得隨言簡端。

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臣嘗深辨其言者屬
蘭庭趙強秦不敢加兵魏尙守雲中匈奴不敢南牧及夫衛霍三明之徒亦威稜四際所在立功彼其名
將之精神足以震懾萬里之外而人主之求將亦以精神感而召之所謂戰勝廟堂者也自唐宋以後招
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案圖而索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額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
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驥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
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蟲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
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朝定鼎以來威煇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
旅往往有熊羆不二心之臣肩比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采干城之選至周
且當顧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錄無用者多亦僂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
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鈴之材之必入於此不遺於彼臣誠不敢以自
信獨念聖天子神武震爍臣等憑藉寵光亦足增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陶魏命
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忱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

留春艸堂圖序

留春艸堂者汀州伊墨卿太守自題其讀書之廬而即以名其詩集也夫四序代嬗惟春爲喜贏萬物棗

彭兆蘇湘湖

通以春爲德始。古之閔儒魁壘。君子駿雄。往往體冲氣於穆清。樂仁化之曾被。和淖羣動。開發德意。三朝之正。既慶六義之蘊。用宣於以樹宏猷。申藻詠。所謂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太守疏照鼎門。翔輝潭際。歸藏樸學。勤肄習於暄辰。浴沂高情。契襟靈於上哲。柘湖波暖。遙和汜人之歌。蘭葉煙開。旋賦月燈之會。入華林而簪筆。侍披香而薰衣。蓬蓬自遠。妍華生於楮豪。熙熙在顏。芳芬馥於齋閣。崔瞻父子。雲龍人日之詩。王融文章。曲水三月之序。固已散葩落蕩。若庶卉之含英。宮下商高。應條風之吹律矣。而以留春名其堂。則意有深焉。蓋時方策名瑣闥。持憲雲司。展鬼薪白粲之書。秋荼網密。判北寺黃門之牘。夏日威嚴。獨以慈祥寄其矜惻。下嘘鏢士。則寒谷成暄。上體帝心。則繁霜變露。蘇幽局於泉底。滿生意於胷中。紉絕陰宮之地。永照青陽。天街析木之間。常溫圓煦。於是鹿柴摹圖。鷺溪裂絹。岸鋪島織。草芳木妍。煙嵐媚景。而啟顏。雲物烘窗。而決眚。殆將密贊化育。內諧恬曠矣乎。雖然。開元含和者。氣久而彌醞。宣風展義者。澤敷而逾遠。太守出臺省。典名都。彤帷所至。喻東風之變枯。丹忱所孚。方膏雨之養瘠。魚頭赤子。援以登臺。鶴膝驚風。教之剗耜。將使杏花萼葉。綿煥休於蒼靈。綵幟青旗。迂蕃釐於富媪。况復劉樊儷體。承眉耆之親顏。江鮑齊鑣。領煙花之城郭。春暉未艾。春祺方來。於以頒春令。進春觴。嘔呷醞釀。曠義滂仁。羣生嗔嗔。以迎禧。萬彙昌昌。而薦祉。豈徒眷三重之屋。突兀眼前。成一尺之集。長留天地已哉。我澤如春。寓諸縑素。善人得位。常作歲星。世有同祈。言爲券。

古者大國百里。今小邑百里。邑之有令。視昔公侯之職有加焉。其力足以制一國之民命。天下雖治。一邑之令或不肖。卽有聖君賢相于上。而民不獲食其福。是令者代君相以父母斯民者也。邑之中有父老。有子弟。有縉紳先生。或朴而農。或秀而士。羣然而父母之。措施一不當。則父老無以保其餘生。子弟無以完其家室。縉紳先生切齒而交訕。朴者秀者。怨憤而興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三代以後。獨漢多循吏。其著者不過折豪貴。治劇盜。增戶口數事。卽剛愎任俠之士。往往能之。今之爲令者。則不然。其權輕。豪宗貴戚。遇如奴隸。歛手噤舌。不敢正視。上以盜案爲考成。則令以諱盜爲避罪。且增戶則增賦。賦增則永爲民厲。故今之爲令。較古爲難。然有不肖者。居其職。則雖有天子之明聖。監司大吏之叅罰。而不知畏。其勢遂至于民貧。民病。民流亡。民起而爲盜。是今之爲令。媿乎父母者。蓋十有九也。賤民之膏。以媚其上。父母乎。狗權要而國憲是斷。父母乎。不察情而恣意鍛鍊。父母乎。水旱疫癘。民生無聊。不能請命而征求孔急。父母乎。有痼弊不克知。知亦弗革。父母乎。子弟之才者。不爲鼓勵。不才者。縱而不教。父母乎。爲吾赤子。受侮于強有力者。而不爲救護。父母乎。夫役供億。殫力竭財。而莫之恤。父母乎。有一於此。則將聞父母之呼。惶愧流汗。而不敢一日甯。而今之靦顏受之者。可勝計哉。王子元亮。謁選于京。將得邑而令焉。其教諭于桐。桐之人。沐其教者。莫不彬彬然爲賢子弟。汪子能師矣。夫師者。所以教人子弟者也。豈顧不能爲父母哉。雖

然吾願有以進汪子也。昔宓子以聖門高弟。宰單父。才智仁愛。民不忍欺。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五人。友事十一人。集思廣益。治行至今稱焉。汪子湛深六經。其學識不悖于聖。而以齒視宓子。又十年以長。其歷練當過之。顧一邑之大。其事之繁。詎無識之所不及。思之所未至者。願汪子虛其心。採衆長以自輔也。吾與汪子友。既不能同之官。于其行也。為道邑令之重且難。而宜無媿于父母者。以告之。將自附于單父。一友之一人。汪子其許我乎。

尹為七旬生辰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袁枚

夫三公為保傅之官。非高年則不能副望。七十是從心之日。許坐論而更覺雍容。是以尚父受璜。皤皤黃髮。叔孫突禿。秩秩大猷。彼龍鬣九鼎之系。試鈞石之能勝也。瓦斜太廟之風。苦陰陽之未燮也。其才難。憊人刻矩以奚覓。其任稱。羲和浴日而彌光。乃若朝扶玉杖。為君王賜燕而來。帝取金甌。作臣子縛觴之用。則我望山相公。古罕聞焉。公旄車望族。桴鼓聲名。觀書石渠。生花旗節。南滇西陝。化洽行春。東部西曹。風澄坐嘯。陶士行八州都督。偏江左之功深。唐休璟萬里在胸。尤河湟之路熟。雖出入三省。綸扉久許。其參知。奈遲却十年。蒼生欲問而不敢。今年公七旬生辰。奉詔先期赴闕。時則青旂引道。翠柳扶輪。一路香焚。齊獻紫霞介壽。九重天笑。早開黃閣迎公。丹禁宣麻。黃封受饌。進張蒼為計相。兼可引年。取劉瑒之。歷書不須釋日。詔補文華殿大學士。百官賀於道。黎幹減驢。四夷聞其名。契丹拱手。公到先人批勅處。